

# 儒林外史研究 论文集

李汉秋编



中华书局

# 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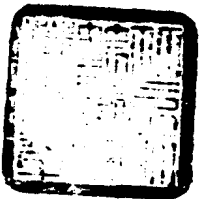
李 汉 秋 编

DC57/3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1370



中 华 书 局

1131370

责任编辑：戴 燕

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

Rú Lín Wài Shǐ Yán Jiū Lùn Wén Jí

李 汉 秋 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7<sup>1</sup>/<sub>4</sub>，印张·407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统一书号：10018·599 定价：3.35元

---

ISBN 7—101—00086—X/I·16

## 前 言

《儒林外史》是我国十八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巨著。旧中国的《儒林外史》研究，圈子既小，进展也慢，三十年代鲁迅曾慨叹这部小说的伟大不被人懂（见《叶紫作〈丰收〉序》），以后的情况也没有多少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儒林外史》研究的面貌焕然一新，三十多年来，尽管道路曲折，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中。

### 一

一九五四年是吴敬梓诞生二百周年，报刊上发表有关论文约三十篇，稍后还出版了何满子的《论〈儒林外史〉》等专书，出现了《儒林外史》的研究高潮，并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六年。本书所收茅盾、吴组缃、姚雪垠、冯至、何其芳等五篇文章，都对作家和作品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论述，可以看作这时期研究成果的优秀代表。尽管其具体论点还不无可以商榷之处，作者之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小说是否表现了反满的民族思想，何其芳就不同意吴组缃和姚雪垠的见解），但从总的说，它们确是开创了《儒林外史》研究的新局面，为其后的这项研究工作奠定下良好的基

础,也对古典文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这时期的研究者多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作家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下的审美产物,是作家对一定的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审美反映,因此都很重视研究作品同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首先是重视《儒林外史》同清朝政治经济环境的联系。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学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受政治环境制约的。一般论者认为,吴敬梓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衰朽,加速走向穷途末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出现。在这总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又着重考察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思想、文化专制政策、八股科举制度以及腐朽的吏治、浇薄的士风等等,从而较好地阐释了这部以“儒林”为中心的小说所以产生的时代、社会根由。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完成了《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兼论〈红楼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情况》之后,又写了《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一文,对十八世纪中叶的两部小说巨著同当时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联系,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其次是重视《儒林外史》与时代进步思潮的关系。文学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是时代思潮的一面镜子。吴敬梓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亲朋中,如程廷祚、刘著、吴培源、卢见曾、程晋芳、樊明征、冯粹中、周桀、严长明等人,都在当时的思想文化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因此,他对知识界有深切的感知。清初批判理学、尊重个性、提倡经世致用的进步思潮,在他的小说里确有明显的反映。吴组缙的论文就明末清初的复古运动这一总的时代思潮的背景,来说明吴敬梓的思想和创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但长久以来对清初进步思潮的性质,学术界还存在不同看法。如果能够从中国封建社会民主思想文化传统的长河以及清初的经济政治状况的考察中弄清这个时代思潮的性质,进而找出它与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之间的各种联系和“中介”,那么,

我们的研究无疑将可以前进一步。

再次是努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判《儒林外史》的基本倾向，《儒林外史》的褒贬和倾向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论者公认吴敬梓所批判的都是阻滞历史发展的腐朽反动的封建阶级及其政治、思想、文化、道德，《儒林外史》的反封建倾向应当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吴敬梓的理想和他根据这种理想而写出的一些肯定人物，研究不够，意见也较分歧。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诸贤人以及他们的礼乐事业，是体现了“理想化了的封建思想，道地的儒家的正统派思想”呢，还是“保有先代进步思想”？吴敬梓的儒家思想是完全落后的呢，还是也有进步合理的成分？杜少卿、沈琼枝仅只是旧社会的“逆子”呢，还是已有“新人”的因素？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在《儒林外史》中是否有所反映？如何反映？凡此种种都有待深入探究。

再次是重视对作家身世、思想、创作个性的研究。承认文学的发展受经济、政治发展的制约，绝不意味着否认或贬低作家的审美个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经验的结晶，作家的创作个性决定着作品的具体面貌。五十年代的优秀论著不仅从客观的社会生活方面，而且从吴敬梓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吴组缃分析吴敬梓家庭破落和广泛接触士大夫的经历以后认为，“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很丰富深刻”，特别是“他在‘穷’、‘达’、‘沉’、‘升’、‘贫贱’与‘富贵’之间，有过苦痛的思想斗争”，他所要表现的内容“和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结合为一；书中的人和事，都经过他自己平日深切的体察和感受才写出来的，这是作者一生心血的结晶”，所以才取得很高的成就。这就正确阐明了《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特色同吴敬梓的身世阅历和思想性格之间的关系。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今天我们对吴敬梓的创作过程可以有深一步的了解，从而可以更具体更深入地

描绘作家的创作个性。

## 二

一九五六年后十年里的《儒林外史》研究，在观点和方法上有多少发展，相对而言，资料的发现和考证工作则有较大进展。继《金陵景物图诗》之后，陆陆续续发现了《文木山房集》外的吴敬梓佚文佚诗三十二篇，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占有充分的资料，新资料的发现，往往能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甚至飞跃。就以这批佚作来说，《尚书私学序》是吴敬梓直接陈述其学术思想的文献，表现了反理学、反八股的明显倾向，表现了既不愿“在宋儒下盘旋”，又不愿为“汉晋诸贤”所束缚，主张贵在发表独创“卓识”的思想，有助于了解作家的世界观和《儒林外史》的创作。《西湖归舟有感》证明吴敬梓晚年到过浙江，游过西湖，证实《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所云“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是有生活原型的实际经历作依据的。《金陵景物图诗》表现了作者对六朝遗迹、魏晋风度的欣慕情怀，对历史掌故山川地理的渊博学识，是研究吴敬梓晚年思想和艺术的重要资料。《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与郑板桥、钱陈群等二十多人的诗同题于《出塞图》上，藉此可以了解吴敬梓在扬州的交游和思想。吴敬梓亲友的诗文集，如吴槩《咫闻斋诗抄》、金槃《泰然斋集》、吴培源《会心草堂集》、吴焯《杉亭集》等，也逐渐发掘了出来，其中有不少与吴敬梓的生活和创作有关的重要资料，连同过去已受到研究者重视的程廷祚、程晋芳、王又曾、金兆燕、严长明等人集子中的有关资料，我们已经可以为吴敬梓的创作道路和交游情况勾画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同意吴敬梓的侄孙女婿金和在《儒

《儒林外史》里的意见,认为吴敬梓多以当时实有的人物作为自己小说人物的原型,这些原型人物的行实多见于当时诸家文集中。金和指出了一大批原型人物的姓名或姓氏,嗣后,天目山樵(张文虎)、平步青等陆续考出十余个人,到一九五七年,何泽翰出版了《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从雍乾间若干文集中钩稽出三十余个原型人物的传记材料,不但对金和所提供线索的可靠部分给予证实和阐明,并新考出一些原型人物。

从笔记旧籍和社会传闻里撷取轶闻趣事作情节素材,是《儒林外史》取材的另一个特点。从天目山樵、平步青以来,学者们不断搜证其来源,何泽翰的书略总其成,几得三十条,从而不仅在人物原型方面,而且在情节来源方面,为发掘和研究《儒林外史》的创作素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理所当然地赢得学界的赞誉。

这里涉及对考证工作的评价。考证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和步骤,特别是由于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中国封建统治者又轻视小说,许多重要小说的作者情况、成书年代、版本源流,都缺少明确记载,这就使得发掘、辨别、研究这方面文献资料的考证工作,成为必要的基础性的工作,它的成果为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及其与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必要的前提,甚至可以成为促使后一方面研究飞跃的条件。

在《儒林外史》研究中考据工作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从现有考证成果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把他自己和他的许多亲友作为生活原型概括到他小说的艺术创造中去的,因此,对他家世生平和交游的考查,就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对于作者的了解,而且已经成为对于生活原型与小说人物之间关系、对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研究。考出小说形象的生活原型和素材来源,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运用这些原始素材不但可以进行表层研究:从原始素材的时间考出小说相应部分的



写作时间，了解作家的写作进程。而且更重要的可以进行深层研究：把原始素材与小说形象进行对照，可以得到一个观察创作过程的内在实验室，这对于追溯作家把生活素材转化成艺术形象的典型化过程，对于理解吴敬梓的创作方法和思想倾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掌握大量的材料，靠材料显现和证明自己的观点，不作空泛的议论，这是乾嘉朴学的优点。但重视材料并不是简单地罗列材料，研究者必须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和理论修养，才能独具只眼，从材料的研究中升华出科学的观点来。利用材料进行多方面的研究，这犹如高明的厨师，利用同样的原料可以烹制出各种口味的食品，各种流派都可以施展其才。在这方面有广阔的天地等待我们去开拓。

### 三

粉碎“四人帮”后，古典文学研究逐步摆脱极左思潮的困扰，开始出现繁荣的征兆。一九八一年在安徽滁县举行的纪念吴敬梓诞生二百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一九八四年在江苏南京举行的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都有力地推进了《儒林外史》的研究。此后还陆续出版了陈汝衡的《吴敬梓传》、孟醒仁的《吴敬梓年谱》、陈美林的《吴敬梓研究》、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和《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等，使得《儒林外史》研究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富有蓬勃发展的生气。

如果说作为建国后的第一次研究高潮，着重在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作总体性的综合考察，那么，近几年则多就作家作品的各个侧面作专题性的考察，不仅研究的方面扩大了，而且各个方面的研究深入了。

如果说过去基本上运用的是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那么,近几年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视野的开阔,研究方法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

这首先表现在审美分析大大加强了,并且取得显著的成绩。在席卷全国的美学热的推动下,许多研究者自觉地回到恩格斯所说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上来,运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方法,从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和鉴赏规律出发,对《儒林外史》进行审美把握和审美分析,纠正了过去的一些偏颇。例如,过去论者每把《儒林外史》看作儒林的“群丑图”,是“丑史”。傅继馥的《一代文人的厄运》提出,它不是儒林的“丑史”,而是儒林的“痛史”,小说所写的一代文人是厄运的受害者,而不是厄运的制造者,小说的批判锋芒不是指向遭受厄运的一代文人,而是指向制造厄运的封建统治者。与“丑史”的看法相联系,过去多只注意《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而讽刺,如鲁迅所说,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因而论者阐发的多是喜剧性的一面。赵齐平的《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宁宗一的《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了《儒林外史》的美学特征,指出人们读了吴敬梓的小说“不是有着厌恶情绪得到发泄的痛快,而是产生若有所失的内心的厚重与精神的压抑。”“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几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这种悲喜溶合已经“产生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新元素”,而不是悲喜混杂。象这样从美学高度进行论析,比单纯就讽刺谈讽刺要深刻得多。此外,王明居的《儒林外史艺术美新探》指出:“从全书结构看,是从写崇高始,又以写崇高终,……中间部分,美和丑是个对照”,运用美学范畴探讨《儒林外史》的结构,鲁德才的《小说掺合了戏剧因素》探讨了《儒林外史》的美学风格,都颇有新意。

吴敬梓的审美追求也引起研究的注意,李汉秋的《吴敬梓与魏晋风度》从恣情任性、愤世嫉俗、颂美隐逸诸方面分析了吴敬梓的审美理想与魏晋风度的继承关系。何永康的《狂·戚·谐·隐》认为王冕形象的“狂傲美”是对明中叶李贽等个性解放思潮的继承,但又浸润着悲凉的时代气氛,表现了吴敬梓寓狂、戚于诙谐的的美的探求。

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总是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和思维方式的发展相联系的。解放初的学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使《儒林外史》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经过五十年代的努力,已有相当的成绩。但正象近来有些同志指出的,那时一般采用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不免也有其局限和不足。例如,一般偏重于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缺少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研究;而且往往单纯从哲学的认识论和政治的阶级论角度来观察,缺少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如果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放开眼界,汲取各方面有益的养料,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有所更新和发展,《儒林外史》研究必然会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攀登上新的未曾征服的高峰。

本书从建国以来的三百多篇论文中选出三十五篇,以反映三十多年来《儒林外史》研究的成果。编者努力把真正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水平的优秀论文选进来,并适当注意写作时间、作者和文章内容的分布面。对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不以是否与编者的学术见解相同为取舍标准。但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编者的识力,难免还有许多好文章未能选入,好在书末附有索引,读者自可寻检遗珠。

李汉秋

一九八五年春于安徽大学

## 目 次

- 吴敬梓先生逝世二百周年紀念会開幕詞(节录)……茅 盾 ( 1 )
- 《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吴组緃 ( 4 )
- 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姚雪垠 ( 40 )
- 论《儒林外史》……冯 至 ( 71 )
- 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何其芳 ( 83 )
- 吴敬梓和他的时代……胡念贻 ( 105 )
- 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翦伯赞 ( 122 )
- 关于吴敬梓的《金陵景物图诗》……范 宁 ( 131 )
- 吴敬梓交游考……张慧剑 ( 137 )
- 吴敬梓在扬州……陈汝衡 ( 151 )
- 吴敬梓身世三考……陈美林 ( 160 )
- 吴敬梓与魏晋风度……李汉秋 ( 174 )
- 颜李学说对吴敬梓的影响……陈美林 ( 188 )
-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真偽辨……陈 新 杜维沫 ( 202 )
- 《儒林外史》原貌初探……章培恒 ( 213 )
- 《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谈凤梁 ( 229 )
- 试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思想基础……白 鸿 ( 248 )
- 吴敬梓是对时代和他自己的战胜者……何满子 ( 269 )
- 吴敬梓对清代文化专制政策的批判……朱泽吉 ( 282 )

- 一代文人的厄运
    - 《儒林外史》主题新探……………傅继馥 (294)
    - 世相、人情与人物
      - 读《儒林外史》札记……………滕 云 (310)
  - 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表现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房日晰 (320)
  - 吴敬梓创作思想初探……………白 盾 (331)
  - 狂·戚·谐·隐
    - 试论吴敬梓的审美追求……………何永康 (344)
  - 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审美理想……………周月亮 (362)
  - 鲁迅与《儒林外史》……………孙昌熙 (370)
  - 论《儒林外史》语言的艺术风格……………傅继馥 (392)
  - 论《儒林外史》对原型的摄取……………高明阁 (406)
  - 论《儒林外史》中“笑”的美学特征和美学意义……………苏鸿昌 (419)
  - 喜剧性的形式 悲剧性的内容
    - 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赵齐平 (435)
  - 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
    - 《儒林外史》的实践……………宁宗一 (444)
  - 小说掺合了戏剧因素
    -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美学风格札记……………鲁德才 (461)
  - 《儒林外史》艺术美新探……………王明居 (472)
  - 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黄秉泽 (482)
  - 论《儒林外史》的和谐美……………黄岩柏 (498)
- 附录《儒林外史》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5)…………… (517)

## 吴敬梓先生逝世二百周年 纪念会开幕詞(节录)

茅 盾

中国作家协会今天隆重地举行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

吴敬梓的著作有用白话写的，也有用文言写的。用白话写的就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他一生就只写了这一部小说，但是这一部小说的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他的其他的诗、文作品。二百年来，《儒林外史》的影响之深远，其原因还不仅在于它是白话写的小说，而尤其重要的是在于它无情地暴露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层的腐朽和愚昧，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在“八股制艺”下讨生活的文人，特别是它热情地赞美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富于反抗精神和创造才能的“小人物”。

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这些进步思想，如果不和吴敬梓的身世、教养，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看，便不能充分地评量这一部杰出的小说的历史价值和它的现实的意义。

吴敬梓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的家庭。从他的曾祖以来，科甲连绵；他的家庭教养就是做八股、应考做官。他自己也是个“秀才”，而且直到中年方才对于“名场”真正断了念。《儒林外史》就是在这以后写作的。因此，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对于“八股取士”制

度的尖锐的抨击,对于那些一生颠倒于“八股制艺”、除了“时文”便什么都不知道的文人们的辛辣的嘲讽,在吴敬梓,都是切身的经验,都是付出了极大的精神痛苦、思想斗争的代价以后所得到的认识。现实主义杰作的《儒林外史》的真实性,其根源就在这里。

吴敬梓的时代正当满清皇朝的统治逐渐巩固而且达到所谓全盛的时代。和那时代的歌颂“太平盛世”的那些无数诗文比较起来,《儒林外史》所表现的政治社会情形是怎样的不同啊!《儒林外史》的写作大概在乾隆朝的初期,为了避免惹起文字狱(清代雍正朝的文字狱之多而且惨酷是吴敬梓所目睹的),作者故意把《儒林外史》说成是明朝的故事,但实在是描写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儒林外史》的辛辣讽刺中间也时时夹着严正的抨击,这种交织成的壮阔画面让我们看到这所谓“太平盛世”的封建皇朝的腐朽、丑恶的本质。《儒林外史》写到的官吏很多,而这些官吏,不是贪污,就是糊涂,所谓清官,也只是吃酒吟诗,以不办事为能事;间或有一、二能吏,那就受到排挤。如果说吴敬梓是以嘲笑中带着怜悯的态度去描写那些不知苏轼为何人的糊涂、无知但还秉性忠厚的官儿,又如果说他是以严正但略带同情的眼光看那营私舞弊但还直爽的衙役,那么,他对于那些虚伪、卑鄙、一副势利眼的幸运儿的态度便是深恶而痛绝之了。吴敬梓的爱憎是颇为分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笔下的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大都是朴质、善良、热心肠的好人。吴敬梓用了赞美的笔调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如果吴敬梓对于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物没有真切的了解,没有热爱,便不可能写得这样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一点上就设想到吴敬梓为的对于“名教中人”太失望了,故而寄希望于广大人民(或者象我们常常说的劳动人民),那也许不免牵强。因为,吴敬梓在这部小说中所推崇的第一流人物——理想人物,也仍然是儒家思想的代表者,吴敬梓推崇他们,

意在指出：他所暴露、所讽刺的那些人是“名教”的罪人，而他所推崇者则是作者所理想化了的“名教”的功臣，这是吴敬梓的思想上的局限性，这也是受了时代的限制。尽管还有这些局限性，但从《儒林外史》所表现的爱和憎，特别是通过大批否定人物的典型性的创造来反映出所谓“太平盛世”的封建皇朝的腐朽、丑恶的本质，我们分明的看到了这部现实主义杰作的倾向性。

我们应当从这些主要方面来评价《儒林外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隆重地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逝世二百周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虽然时代大不相同了，而《儒林外史》这一部中国古典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今天，不但为我们所爱好，而且还有不少可供我们学习的东西；这就是他的暴露矛盾，鞭挞腐化的和落后的，赞美人民的高贵品质，这就是它的卓越的艺术成就，包括创造典型和文学语言的洗炼优美以及独特的风格。

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12月12日



## 《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

吴 组 缙

一

历史悠久、丰富多采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十八世纪中叶，无独有偶，产生了两位值得我们自豪的杰出的大作家。这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和《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们的不朽的作品，不只使我国优秀的文学传统获得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就是在世界文学历史中，他们也应该居于最先进最光辉的行列。就产生的年代说，曹雪芹比俄罗斯的巨匠托尔斯泰要早一个世纪；吴敬梓比俄罗斯的讽刺家果戈理也早一个世纪，比契诃夫则早一个半世纪。这里我们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作比，将吴敬梓和果戈理、契诃夫作比，不仅因为他们笔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面貌具有某些类似之处，也因为他们作品的气派或风格、思想与艺术的造诣，都是两相交辉、相互媲美的。

至于吴敬梓和曹雪芹呢，吴比曹要大二十多岁，但作品的写作年代几乎相同。他们都生当鸦片战争以前——即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化以前一百年顷；几千年长期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衰朽不堪的地步；同时满清势力侵入，经过几十年武力与政治的统治，政权逐渐巩固起来。本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至